

铁血铸军魂

——皖西子弟兵参加平型关战役纪实

马德俊

平型关战役作为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首次重大胜利，彻底打破了“日本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镌刻下不朽丰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是此次战役的主力部队，其下辖的三四四旅主力由大别山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二十五军改编而成，其中皖西籍将士凭借无畏的牺牲精神，在战役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决战乔沟：布下天罗网，关门歼寇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战局岌岌可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率先开赴抗日前线，肩负起抵御日军的重任。此时，占据北平、天津的日军兵分两路南下，其中由蔚县、广灵、涞源进攻山西平型关的一路，正是精锐的板垣第五师团——这支部队刚从日本广岛调派而来，骄横跋扈，来势汹汹，平型关形势骤然紧张。

为阻击日军攻势，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阎锡山请求，提出协同作战方案：“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两侧，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该方案获阎锡山同意，其承诺为八路军支援一批枪支弹药。

一一五师将伏击战场选定在平型关城北外的乔沟，精心部署作战力量：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占领乔沟南端沟底高地负责“拦头”，六八六团驻守中部实施“斩腰”，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在北部沟口布防，控制乔沟入口处的北沟、蔡家峪、西沟村和东河南镇一线，承担“断尾”任务，同时向北、向东方向警戒，阻击灵丘、涞源方向的日军援军；师直独立团和骑兵营进驻灵丘至涞源、广灵之间的腰站牵制日军援军；第六八八团作为师预备队部署在东长城村。这一部署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将增援平型关的日军牢牢锁定在伏击范围内。

由大别山红军骨干组成的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鄂东人）、副团长田守尧（六安市裕安区新安镇人）均为历经长征考验的红军战将。该团承担的“断尾”任务，需将部队分散部署在乔沟东北入口的小寨、南河村至蔡家峪公路南侧山地，呈半圆形隐蔽设伏——既要让日军毫无察觉地通过防线进入乔沟“口袋”，又要在合适时机迅速阻断其退路并阻击援军。六八七团的阵地布局特意靠近老爷庙方向，为后续支援作战预留了空间。

1937年9月25日拂晓，日军板垣征四

郎部的增援部队及辎重部队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南进。上午七时，徐海东接到侦察报告：韩家湾以北高地出现快速推进的日军。

驻守小寨村沟口的六八七团一营阵地，副团长田守尧布置好部队后，隐蔽前往前沿侦察。转过山角时，他发现日军已抵近山下：约一个大队的日军占领洪岭村后，放火烧毁民房，还向四散转移的群众开枪射击。随后，日军前卫部队的打旗兵高举太阳旗，20余名尖兵紧随其后，三路纵队的步兵刺刀映着阳光闪闪发亮，后方近百辆汽车、大车及辎重部队毫无戒备地向前推进……田守尧立即返回阵地，向徐海东详细报告敌情。

“马上向师部报告敌情！”徐海东当即下令。当日军步兵与辎重队全部进入蔡家峪至小寨峡谷公路、钻进乔沟深处后，六八七团各部迅速行动，彻底关闭了乔沟的“闸门”。

乔沟深处三四三旅阵地突然响起激烈枪声，战役正式打响。六八七团当面的日军骤然停驻，徐海东当机立断：“打！”霎时间，六八七团阵地前的山谷中冲锋号声激昂，冲杀声震耳欲聋。指战员们延续红军作战传统，机枪、步枪齐射，投完四五颗手榴弹后便端起刺刀冲向敌阵，将日军后卫部队分割包围于蔡家峪、西沟村和东河南镇以南高地，同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死死扼住日军退路。一场惨烈的白刃肉搏战随即展开，数千把刺刀在阳光下寒光闪烁……

日军依托车辆和沟坎负隅顽抗，战斗异常激烈。身处最前沿的六八七团三营九连与冲上山坡的日军拼杀，歼灭眼前之敌后又冲上公路展开格斗，成功压制日军攻势。战斗中，九连连长负伤，一名排长壮烈牺牲。

与此同时，二营集中全部火力压制日军，随后呐喊着发起冲锋。五连连长曾连生带领战士冲入峡谷隘口附近公路，仅用20分钟就炸毁日军大车20余辆，彻底堵住了日军退路。

六八七团进一步紧缩包围圈时，二营副营长张海松刺死4名日军后身负重伤，他紧紧抱住一名敌人拉响腰间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用生命诠释了军人的忠诚。

被分割的日军集中火力疯狂反扑，企图突围逃生。徐海东命令部队全力阻击，团长张绍东急令吹响冲锋号，指战员们奋勇冲向公路，连续打退日军两次反扑，将其歼灭于蔡家峪东北地区。

守卫蔡家峪的三营九连连长郭春林挺身而出，大喊：“一排向右，二、三排跟我来！”带领战士们从山坡冲到沟边，投出数十颗手榴弹，硝烟弥漫中喊杀声震天动地。

正在前线指挥冲锋的六八七团副团长田守尧，突然被一颗子弹击中胸部——子弹正对着心脏方向，但他棉衣小口袋里的厚厚记事本被

打穿，嵌在本子里的小镜子也被打碎，子弹却未能穿透记事本。未等他缓过神，第二颗子弹击中其左腿，田守尧倒下后，强忍着伤痛向两位营长交代完战斗任务，才被战士们抬离战场。

田守尧16岁参加红军，后以营长身份随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曾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田守尧任六八七团副团长。

六八七团政治部副主任谭甫仁回忆此战：“部队进入战斗，战士勇气很高，但技术上较差，死打硬拼，反复冲锋数次，最后将敌人全歼，缴获很多，我团伤亡二百余人。”

驰援老爷庙：协同作战，抢占制高点

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埋伏在乔沟公路底部的丘陵山地，既要执行“拦头”任务，又要阻击关沟、东跑池方向的日军援军；六八六团负责“斩腰”，与日军展开激烈厮杀。战斗中，沟内日军发现乔沟右侧的老爷庙及老爷庙岭制高点无人驻守，立即派兵抢占。师长紧急命令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率一个营夺取老爷庙和老爷庙岭，副团长杨勇随即带领三营离开乔沟发起进攻。此时，部分日军见老爷庙已被八路军控制，转而攻击老爷庙后侧的老爷庙岭高地，凭借地形优势居高临下反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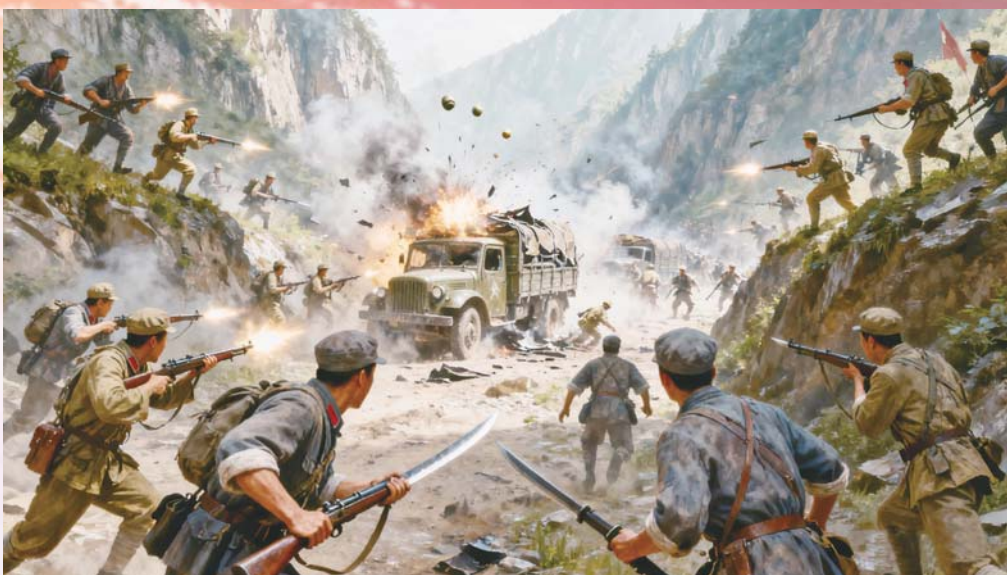
徐海东目睹日军抢占高地的危急形势，立即命令六八七团二营六连迅速驰援。日军已冲至半山腰，二营官兵从山下奋力登山，一鼓作气超越日军，抢先抵达高地，与六八六团二营协同作战，将日军压下山坡。

老爷庙前及老爷庙岭下的拼杀愈演愈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二营六连从侧面向老爷庙岭高地发起冲击，有力支援了六八六团三营的战斗，最终将该地区的100余名日军全部歼灭。至此，老爷庙岭方向战斗基本结束，老爷庙成为六八六团团部所在地。

奇袭仓库：扩大战果，缴获军用物资

师部预留的预备队——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在平型关战役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25日下午3时，乔沟伏击战结束后，六八八团接到进攻东跑池日军的命令。

行军途中，六八八团二营偶遇日军野战仓库。团长陈锦秀与副团长韩先楚商



乔沟伏击战场景



老爷庙高地争夺战

图片均由AI生成

短商议后，将夺取仓库的任务交给二营，由二营副营长胡继承（金寨县古碑镇人）指挥战斗，其余部队继续向东跑池进发。

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胡继承冷静分析：“守仓库的日军只有一个中队，约150余人，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不可轻敌。”他随即部署作战方案：二营四连、五连从两翼包围仓库，六连直插仓库核心区。

该仓库由几间依山而建的民房改造而成，外围设有严密的铁丝网，由木桩和铁桩共同支撑，屋内屋外堆满了一箱箱罐头等“洋货”食品。

仓库内的日军对八路军的行动毫无察觉。二营六连发起突袭，一鼓作气攻至仓库门前，以猛烈火力杀伤日军；仓库内的日军试图向山逃窜，被早已设伏的四连、五连击退，只得龟缩在民房内负隅顽抗。

二营各连趁势冲入仓库，以强大火力歼灭守敌，缴获大批军大衣、皮鞋、枪支、子弹及罐头等战利品。指战员们每人扛着缴获的物资，随后将无法带走的物品全部烧毁，并捣毁铁丝网等仓库设施，进一步扩大了平型关主战场的战果。

在皖西大地上（组诗）

木乔

奉陶制定律法，
早情得到缓解。
山岭开满映山红，
风柔和了一些。
积雨云起自龙天山，
力量和速度。
仲夏云影洒落茶香鸟鸣。
教清卵石倒影那通线线上
有多少粒鱼鳞，
走出大山的新市民
都能分辨得出，
它是饲养还是野生。

在皖西大地上

植物都有乳名，
生长在红色老区。
灯笼草叫“蛤蟆胡”，
小鬼蒜叫“春天荷”，
紫花地丁叫“小狗咬”，
每一朵兰花，都拥有一副
山里人的好脾气。
视频里弹在三亚银色沙滩
戏水的女孩，亚银色的沙滩
夜夜梦见漫山遍野映山红。

五一假期返乡探亲，
女孩时常登临响洪甸水库大坝
抓拍乍暖还凉的天气。
朋友团聚时更新，
爷爷的解说配上英文字幕，
棉花撒入油锅里发出滋滋响声。

记忆深处，桥头五金店，
店门口摆放一溜茶叶桶，
桶上摊开一盘象棋。
大千皆已兑掉，
仅剩两瓶小翠，
乘着一缕风，逼近九宫。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
固定街道的宽度，
顺着河流或县道持续延伸。
所有房间，皆已失去往昔的
严谨和私密拥挤，
河水的布局，群山的呼吸。

新安大桥，
抵得上九九六六年生人的生平。
河水北去十里，
信风钻进树林。
一年到头，七零八落的经历，
赶得上通讯工具升级换代的速度。
每一次通过桥面，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跟随，
语音里流露的温度，
把握住心中粗砺的那一部分。

略谈韦从芜的文学创作

江琼

“绿绿的灼灼”“荒坡上的歌者”，直追鲁迅《野草》的冷峻自省。形式上突破格律束缚，采用惠特曼式自由体，以断裂的诗行映照那个破碎的时代，更具冲击力。

《冰块》中也不乏直面黑暗、掷地有声的战斗篇章。亲历“三·一八”惨案枪林弹雨、目睹暗窗喋血的韦从芜，在鲁迅先生鼓励下，愤而写下《我披着雨衣爬过寥阔的街心》《我踟蹰，踟蹰，有如幽魂》等诗篇，以泣血之笔控诉军阀暴行，彰显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

韦从芜先生另一不朽功勋，在于其卓越的翻译事业，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景式引介，他以毕生之力翻译陀氏全集，将这位“人类灵魂审问者”引入东方语境，堪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方“摆渡人”。

韦从芜19岁始译陀氏长篇《穷人》，1926年由未名社出版，成为陀氏作品的首个中译本。鲁迅先生亲自为之校订译本，并撰写《〈穷人〉小引》。韦从芜的翻译以英译本为底本，经鲁迅对照日译本、韦素园校订俄原文，确保了译文的严谨性与可靠性。这一开创性工作，为中国的陀氏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韦从芜的翻译生涯始终以陀氏为核心，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1930年代耗时四年完成《罪与罚》翻译；1940年代在战乱中译出《死人之家》《西伯利亚的囚徒》等相对

马）、朱湘的《王娇》等共同构筑了中国新诗早期长诗的壮丽阵营。汉学家马悦然曾在《冯至发现的一位诗人》中指出：“被遗忘的诗人韦从芜所写的长诗《君山》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应该占很重要的地位”，此评是对《君山》价值的最佳注脚。

《君山》以洞庭传说为叙事底色，书写与“山女”“白水”姐妹的邂逅情愫，将个人爱恋体验升华为对自由与美的普世追寻，其诗艺探索实乃新诗发展史上的典范。

首先，《君山》既有湖畔诗派的纯情直白（通过第一人称呼发对爱情的渴望），又见新月诗派的格律匠心（四行一节、音韵整饬），还借鉴了劳伦斯·霍勃等西方诗人的创作手法，实现中外诗艺的有机融合。

其次，作为皖西之子，韦从芜深受皖西北楚文化浪漫主义精神的滋养，使其《君山》具有浪漫虚幻的美学特征，语言如皖南烟雨般清新灵动，情感似大别山风般浓烈奔放；同时，《君山》以饱满的笔触传达了五四知识青年反抗封建枷锁、追求婚恋自由的共同心声，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从而呈现出一曲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交响乐章。

相比于《君山》，《冰块》诸作则转向深邃的人生思索，情调也更为阴郁、冷峻。“消不了的是生的苦恼/治不好的是世纪的病”道出一代人的幻灭与彷徨。其意象如

冷门却深刻揭露专制压迫的作品；1950年代完成了《卡拉玛卓夫兄弟》等陀氏巅峰之作的翻译；1960年代在失业的困顿中，仍坚持译完了《地下室手记》《白夜》等作品。其子韦德亮、韦德丰在《怀念父亲韦从芜》中痛心回忆：“终于在垂暮之年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这一浩大的翻译工程。然而他既然连工作的权利都没有，自然更没有出版的机会”，令人掩卷长叹。

陀氏的作品以幽远的宗教哲思和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度剖析著称，这与中国含蓄中和的美学传统形成了巨大差异。韦从芜凭借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素养，通过本土化的语言策略，将原作中艰深的“人性深渊”转化为中国读者更易理解的表达。正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所述，韦从芜以“摆渡人”之姿，在东方彼岸重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王国。

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韦从芜先生并未止步于书斋。他怀揣满腔爱国热忱，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书生投笔试经济，只为御侮寻妙方”正是先生心系家国、勇于担当的生动写照。

从《君山》的青春咏叹，到霍邱湖田的未竟理想，再到数百万字译著背后的孤灯长夜，先生用整个生命，诠释了未名社“以笔为矛”的精神内核。

作为先生故里高校，皖西学院始终重视未名精神传承，系统开展了未名社历史沿革、人物谱系及其精神内核的研究工作，把“未名四杰”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扎根乡土的赤子精神融入课程思政体系。《韦从芜文集》的出版犹如及时甘霖，为我们后续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最为权威、最为全面的第一手文献宝库。这部凝聚着先生毕生心血与编者辛勤汗水的文集，必将成为滋养皖西学院学子精神成长的不竭源泉。

愿我们以文集为媒，承先生之志，让未名之光永耀皖西热土！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征稿启事

一直以来，《皖西日报·红土地》专栏主要聚焦百年党史的皖西记忆，在各位作家的笔耕不辍中，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血雨腥风、沧桑巨变已得到充分书写，考虑到相关题材的作品已趋于饱和，也是为了更完整地勾勒皖西大地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百年征程，我们想将笔端向更广阔的历史时空延展：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百废待兴、艰苦创业，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敢为人先、勇闯新路，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攻坚克难、逐梦前行。

这些历史阶段中，皖西儿女接续奋斗的足迹同样深刻，这片红土地上发生的变革与进步同样值得被深情记录——它们是红色基因的时代延续，是皖西精神在不同历史坐标上的生动诠释，更是百年党史中不可或缺的“皖西篇章”。

我们诚挚期待各位作家以新的视角深入这片土地，打捞那些建设年代的赤诚、改革浪潮的锐气、新时代的奋进故事，用文字串联起皖西从革命岁月到发展新篇的完整脉络，让《红土地》专栏在历史的纵深处，持续焕发红色的光彩与力量。

投稿邮箱：48221941@qq.com